

龔樂群著

論語疑考

巨浪出版社出版

龔樂群著

論語疑考

暨南大學圖書館惠存
巨浪出版社出版

洪果月敬題

一九六六年二月

中華民國七十年二月初版

論語疑考

定價平裝新台幣貳佰元整

著作者：龔樂群

地址：台北市景美育英街卅一巷卅六弄十一之二號

電話：九三四九〇七一

郵撥：一一二七六〇號戶名龔樂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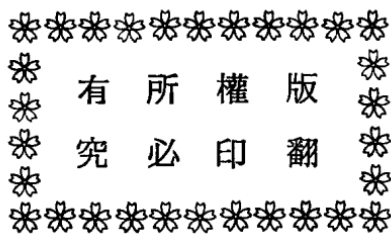
發行者：巨浪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五二號二樓

電話：七三一二八五〇 三一二〇六四八

郵撥：一〇二四五二號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〇一五八號



阮序

頻年余屢膺命典試全國高普考及特考國文科，深嘆大專學子國學根基之淺薄；因憶少年時，與樂群兄從家叔印長先生習經游藝，同學數十人、均未及冠，於漢儒宋儒之學，已能窺其優劣，固不止尋章摘句而已；樂群較余稍長，書法文章，亦冠儕輩，嘗榜其書室曰「振臂齋」，每有所得，輒拍案擊椅，引吭吟哦，一有疑難，則必與余切磋，終不解，乃舉以詢師；故家叔視余與樂群可傳衣鉢，而樂群益精進不已，於報章闢「谷音旬刊」專載其論著，文士爭相稱美。迨倭寇犯圍，余與樂群同深敵愾，奮起從戎，學問之道，遂致荒殖；民五十年、余自港徙台，復得與樂群相值，始知其已重理舊業，所著「孟荀異同」、「老莊異同」等書，莫不鞭辟近裡，各具卓識；余於聯合報曾爲文闡其奧旨。近復以「論語疑考」手稿見遺，雖云師承有自，然其考據論證，多決千古不決之疑，發前賢之所未發；其裨益道學，發揚文化之功，固不止光大師教而已也。樂群以余不能辭攻錯之責，揆諸數十年切磋砥礪之情，何敢辭謝。奈案牘勞形，文債累積；名山盛業，惟有俟諸異日耳。庚申除日覺君阮文達謹序。

自序

自何晏論語集解行世後，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爲之註」之鄭注，卽已亡佚。爾後，皇疏、邢疏、皆疏何解，猶存古說。及朱子「從二程後學之說，上參二程；再從二程之說，上參論語」，以成其論語集註後，不惟與何解、皇疏、邢疏多異，且往往改易經文，以成其說。如雍也可使南面、三人行、色斯舉矣、足食足兵、唯女子與小人等章，卽顯例也。尤可怪者，何解、明、東吳金蟠校訂本，經文竟有依朱註而改者。朱註影響之大，豈惟後世而已哉！

朱註之不可信旣如此，故余教授論語時，必取何解、皇疏、邢疏、朱註對照之，一遇經文有異，或註疏相互抵牾之處，乃博引旁徵，以求至當；而所得結論，往往爲吾師阮印長氏所曾語及者，師之淵博，爲如何耶！蓋四十餘年前，余與阮覺君兄，同受業阮師之門，考據、辭章、義理、經世之學，莫不備授。每有問難，若決江河。其所著書，經、子之外，旁及釋氏，義理之外，文采煥然。（師之著作，流傳至台者，惟眞善美書局影印之造化通一書）其所修行，則蓄道德，而擯紛華；規

遠大，而薄曲謹；通倫類，而邃精微。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若吾師者，豈非其人哉！昔韓退之讀荀子，以爲荀在軻、雄之間；余讀諸子百家，尊師益篤；若揚子雲者，固吾師所不欲比擬也。及門弟子，凡數十人，余與覺君，並稱入室，而余也何敢望回。此書之作，非惟半生教學仰屋之勤，抑亦吾師平昔教誨之益。故余每於運思走筆時，莫不以師之所言爲宗旨。師之言曰：

「考據、辭章、義理之學，皆爲濟經世之用者也」。

「天道之誠是不息，人道之誠是無私」。

以上二語，驟視之，若不相屬；細繹之，實可貫通。蓋經世之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學也。散之經史中，集之論語內，半部論語治天下，豈虛語哉！然不從考據，陶鑄辭章；不從辭章，發揮義理，又何由窺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耶？故義理者，小之則爲事物之微，大之則爲天人之道。天道者何？不息也；人道者何？無私也。何謂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也」。何謂無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也」。惟其不息，故能「學不厭，教不倦」，「知其

不可爲而爲之」，「不知老之將至」。惟其無私，故能「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修己之精神、爲不息，修己之目的、爲無私。不息所以獨善，無私所以兼善。不息所以成己，無私所以成物。獨善而成己，內聖也；兼善而成物，外王也。格、致、誠、正四者，內聖之功；修、齊、治、平四者，外王之效，皆經世之學也。考據、辭章、義理，豈非濟「經世」之用，參「天之道」之資者乎！此孔子之所以聖，論語之所以經緯萬端，亦余之所以光大師教，勉著此書也。

雖然，余之斯著，既以發揮義理爲主；而義理者，彌綸天地，涵蓋飛潛。道器之辨，或謬毫厘；偏全之差，難免萬一。大雅君子，尙祈有以起予。覺君尤義不能辭也。

中華民國七十年元月安化龔樂群謹序於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系

論語疑考 目錄

阮序

自序

一、學而時習章	一
二、吾日三省吾身章	七
三、賢賢易色章	十一
四、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十六
五、爲政以德章	二十一
六、今之孝者是謂能養章	二十八
七、攻乎異端章	三二
八、舉直錯諸枉章	四〇
九、子奚不爲政章	四五
十、夷狄之有君章	四九
十一、射不主皮章	五四

目錄

(一)

十二、告朔之餼羊章	六
十三、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章	六
十四、朝聞道章	七
十五、無適無莫章	八
十六、君子懷德章	八
十七、吾道一以貫之章	九
十八、乘桴浮海章	一〇
十九、宰我晝寢章	一〇
二十、吾不欲人之加諸我章	一五
二十一、雍也可使南面章	一九
二十二、女爲君子儒章	二五
二十三、子見南子章	三〇
二十四、夫子爲衛君乎章	三五
二十五、三人行章	三九

二六、文莫章：……………	一四四
二七、民可使由之章：……………	一四九
二八、三年學不至於穀章：……………	一五四
二九、篤信好學章：……………	一六〇
三十、子絕四章：……………	一六四
三一、譬如爲山章：……………	一七一
三二、色斯舉矣章：……………	一七五
三三、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一八一
三四、論篤是與章：……………	一八八
三五、足食足兵章：……………	一九二
三六、君子質而已矣章：……………	一九九
三七、仲弓爲季氏宰章：……………	二〇三
三八、衛君待子而爲政章：……………	二〇九
三九、憲問恥章：……………	二一四

目錄

(四)

四十、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二二〇
四一、古之學者爲己章	二二七
四二、衛靈公問陳章	二三一
四三、明日遂行章	二三四
四四、吾之於人也章	二三八
四五、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二四二
四六、性相近章	二四六
四七、唯女子與小人章	二五〇
四八、微子去之章	二五三
四九、楚狂接輿章	二六一
五十、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二六六
五一、附錄——論語概述	二七三

論語疑考

龔樂群著

學而時習章

皇侃云：「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以下，皆須學成。故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以學而爲先也」。陳澧云：「趙邠卿云：聖人之道，學而時習，得其意矣。陸氏釋文云：以學爲首者，明人必須學也，亦至精之語」。孔門重學，於此可以概見。茲篇所釋，亦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句爲限。特選錄注釋三，以資比較研究。

一、何解引王曰：「時者，學者以時習誦之。習誦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

二、邢昺引白虎通云：「學，覺也。學悟所未知也」。又引譙周云：「說深而樂淺也。在內曰說，在外曰樂」。

三、朱熹集註云：「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

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心中喜悅，其進自不能已也。

何解未解「學」字，却解「習」、「說」二字。似「學」字，反爲次要，失之。邢疏云：「學，覺也」。朱註云：「學之爲言、效也」。竹添光鴻引一齋云：「覺是學之主意，效是學之工夫」。主意發之於內，工夫行之於外。故兩家所釋，雖各有本，然內外之異，事理昭然。孰是孰非，請分釋之於下：

一、爲政第十五章：「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集解引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則學顯在外，而思顯在內矣。又衛靈公三十章：「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此實「思而不學則殆」之發揮，學外思內之義更顯。又雍也第二十四章：「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文，典籍也。博學於文，博覽典籍也。博覽典籍，而須約之以禮，始可不畔。是「學」與「禮」皆外也。又陽貨第八章：「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

。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六言是指「仁、知、信、直、勇、剛」六德而言。六蔽是指「愚、蕩、賊、絞、亂、狂」六害而言。六德皆爲修之於心之內德。必須藉「學」之力，始可去其必將產生之外害。則「學」之爲外，更章章明甚矣。「學」既爲「思」之外，爲「禮」之外，爲「德」之外。則「學」之所以資「內修」者，非朱子所謂「效先覺之所爲」何？譬之孔子之「好古敏求」，外學也。而其所以內修成聖者，藉外學之資助也。準此，則朱子之不言「學、效也」，而必言「學之爲言、效也」者，其義更深長矣。

二、何解云：「時者，學者以時習誦之」。是以「時」爲主，以「學」爲客。且「學」與「學者」不同，「學」而變爲「學者」，其謬，豈可諒乎！朱註云：「習，鳥數飛也」。此爲「習」字之本義。「學而時習之」之習，是引申義。引申義，因引申之時、事、人而別。如易之坎卦，名「習坎」。詩邶風之「習習谷風」。論語陽貨之「習相遠也」。史記越世家之「習流二千」。史記秦始皇本紀之「宣省

習俗」。豈可皆據「鳥數飛也」之本義，引申爲「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哉！眞可謂「膠柱鼓瑟」矣。

又邢疏云：「說深而樂淺也」。以「說」與「樂」比，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朱註云：「說，喜意也」，失之。蓋喜者，發揚於外；說者，自得於內也。如左傳「文公聞子玉死，然後喜可知」。註云：「喜見顏色」。漢書「沾沾自喜」。孟子：「欣欣然有喜色」。皆喜於外也。又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皆悅於內也。而朱釋「說」爲「喜意也」，較「喜也」尤輕。豈孔子之原意乎！又何解云：「學無廢業，所以爲說懌」。廢業者，習業不成，半途而廢也。如「學書不成棄而學劍」者然。今「學而時習之」之所謂學，乃「日知其所亡」；所謂習，乃「月無忘其所能」之義也。何業之廢不廢哉！且以「無廢業爲說」，毫無進取之精神，固不足以狀孔子「雍容寬裕、莊敬和平」之氣象也。

抑有進者，余以爲「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九字，應以「學」、「時習」、「說」三者，分開解釋。惟分開解釋之辭，合讀時，應上下貫通，前後協氣，始爲

得也。

學，不知而求知，不能而求能也。學詩、學禮，博學於文，不知而求知也。「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不能而求能也。二者皆學詩書六藝者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則所學者，乃德行也。推而廣之，忠信威重，敏事慎言，擇交處友，就正有道，無一而莫非學之道也。

時習，時時溫習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時習之功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時習之精神也。孔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時習之景象也。

說，中心喜悅也。「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中心之悅，可以知矣。「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中心之悅，充乎耳目矣。「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中心之悅，出乎歌詠矣。

合而言之：學，不知而求知，不能而求能也。詩書六藝，學也，德行、政事，亦學也。學之不己，如切如磋者，是習也。學而時習之，溫故而知新，心怡而神適

，是說也。故吾直譯之曰：「學而時時溫習之，不亦中心喜悅乎！」

又余所未取，而說亦精者，錢穆論語新解，解「時習」二字云：「此有三說。一指年歲言。古人六歲始學識字，七八歲，教以日常簡單禮節，十歲教書寫計算，十三歲教歌詩舞蹈，此指年爲時也。二言古人春夏學詩樂弦歌，秋冬學書禮射獵，此指季節爲時也。三指晨夕言。溫習進修游散休息，依時爲之也。習者，如鳥學飛，數數反復。人之爲學，當日復日、時復時、年復年，反復不已，老而無倦也」。